河汾教

遐

V
A195.776
W48

冊 15
卷 15

廣爲政用殺教長治縣學諸生

其月二十一日試長治屯留沁州沁源武鄉五學之士蓋六百人長治之目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作爲政用殺教德春也曰聖人之仁是爲養也禮夏也曰聖人之禮是爲教也刑秋也曰聖人之義是爲法也兵冬也曰聖人之智是爲政也道之以德而不應故以禮齊之齊之以禮而不應故以刑齊之齊之以刑而不應故以兵齊之刑與兵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刑之殺以

待無道之民之不可教者也兵之殺以待無道之國之不可刑者也唐虞之時未嘗不禮之刑之兵之也然兵止用之於三旬而即以干羽繼之矣刑止象以示之期於惟明而皐陶之淑問至於從欲以治矣孔子以運論禮是唐虞之五典五禮亦不至有三千三百之繁也自禹家天下而民或弗服於是肉辟三千而刑乃繁甘誓一征之後而湯武皆以干戈興而兵乃作夏以忠商以質周以文是爲三教自三教之說興而事事有三時有三子丑寅之異建則天時不可

稽於上色更尚白赤而物采以及犧牛皆有別數則因色以爲尚而用七用九權衡度量皆不可以盡稽禹有征湯有放武王則伐而殺之矣惟其禮無定節樂無定音而三教異尚以相加於是一易也而分之爲三則連山而歸藏而周易易尚可割之而三況其他則宜乎老莊氏病其煩而異端之雜興遂至有後世之三教之說也孔子言夏商之禮尚欲以剪周末之文之過盛文何怪老氏之徒之厭之與孔子翼周易以戡連歸之枝則易定書始於堯舜獨稱典而王

JAN 6 - 1941

不得以典與謨稱則訓誥誓命者非堯舜之所欲聞也而書定詩獨尊文王之化以追堯舜刪三千之繁蕪而詩定其折衷四代之微旨更託之春秋之筆而萬世之經以定是得其道則上爲帝而下爲王宜邵子以爲子三王耳殺運定起於夏后氏肉辟之三千以至湯武之征伐而又甚而五霸又甚而七雄又甚而秦也譬如一陰之生而不至於隆冬不止耳孔子者當隆冬而手寒梅之一枝以見天地之心者乎

廣作者七人教屯留縣學諸生

屯留之目曰子曰作者七人矣作作者七人教

正蒙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聖賢羣輔錄曰七人謂接輿荷蓧長沮桀溺荷蕢晨門儀封人朱子以爲作而隱者主陶說也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者謂陶之舉接輿輩也聖人曰述而不作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橫渠之所謂作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靖節之所謂作也考亭從靖節者以上下文皆隱逸之事也謂之七人則其人亦大有輕重者焉所謂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如絶代有佳人幽谷在空谷又如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葢惜之也又以重嗟世也爲此文以愛惜賢才之去國者得之督隱人之避世者味索然矣

廣萬鍾何加教沁州學諸生

沁州之目曰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作萬鍾何加教

人之自朝至暮無不營營之時矣然總之爲人而未嘗爲我耳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其所入不過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即推拓一步者亦所識窮乏者得我之類耳宮室我之宮室也妻妾我之妻妾也所識我之所識也然不可謂宮室即我妻妾即我所識即我也即我終日衣冠而豈嘗衣冠我即我終日飲食而

豈嘗飲食我即我終日財色而豈嘗財色我不可謂衣冠之飲食之財色之者即我則衣冠之而飲食之而財色之者身耳可謂身即我耶身既即我當死生之際又何不以其身往可謂身之外之不有我耶當我未生之時謂之未有此身則可又可謂其未有我耶身亦我之宮室耳與蟻風蟾虰之所共處者耳身既我矣又安得有可與物共之者乎其不可共者則我也不可共之我又何物得而加之何物得入其中而共處之聖賢爲我而衆人爲人至聖賢而始可謂之善私其我者也秦皇以其宮室公之人者也唐之高宗玄宗以其妻妾公之人者也桀紂隋煬以其身公之人者也可以共之人者非我有也蘇子曰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吾之所有者我而已矣然則可舍身以覓我與曰否聖人之學本於脩身非身則亦安從而脩之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即不離宮室妻妾所識之交而爲我之能事步步皆其眞享用吾不敢謂所爲之善即吾性之善亦不敢謂吾性之善之不待於所爲之善三千八百之功行不必盡揮之

爲性之塵而集義以養氣者可謂與不動之心不相涉耶

廣得志弗爲教沁源縣學諸生

沁源縣之目曰我得志弗爲也作得志弗爲教

昔者宋庠兄弟之旣第祁也羅效樂盛宴庠使人問之曰亦記破寺讀書時耶祁對曰破寺讀書時欲何爲此祁之失言其學乃止爲效樂宴會學耶宋太祖衣三辭之衣光義曰陛下服用亦太草草太祖曰爾不記夾馬營中時耶祁又何以代光義對耶濂溪抗丘壑之姿於三十年之宦途其詩曰故人倘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蓋宦況自不加於月巖觀太極

時也堯自十六歲之唐侯而履帝位在位七十載又攝之者二十八載而其堂則土階三尺茅茨不剪終身一鹿裘而已矣是豈有享天下之樂者耶其享如此其約其勞天下如此其甚宜許由之不願受之也孟子以堯舜之制自律者也戰國之一蠻一觸不足以邀洞眼之一盼宜其驕人以浩浩視蘇張輩之營營乞其羶亦何異拄冢不前之螻蟻耶

廣師尹具瞻教武鄉縣學諸生

武鄉之目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作師尹具瞻教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封建有封建則世及而賢人多在下而所傳者未必賢堯舜雖公其天下而諸侯固自家耳至夏而堯舜之公不可追湯執中立賢無方故商人多傳弟尚有堯舜之遺意至周而以親親爲重則天子之卿亦授地如諸侯而世之即諸侯之卿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家皆世也魯衰於三而哀公不

卒於魯晉裂於六而世霸者不復王夏盟矣周公之子侯於魯君陳其次子也鄭氏中庸注可攷也於是世繼周公而稱周公其後有宰周公宰咺宰孔則宰周公也召公之後爲燕其次子亦繼而爲召公如召穆公虎是也宣王之際周召共和者其後也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吉甫蓋尹後詩亦稱尹氏幽王時之尹氏疑其子吉甫蓋姞姓後即密須氏之裔也厲王悅榮夷公即榮公後也祭伯來者即祭公謀父後也隱公三年爲平王之五十一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

舜僞者誤認情以爲性也認情以爲性故以爲性惡也孟子謂性善而情亦善者率性而爲情則情亦善是陰爲陽用也任情以滅性則情即惡是陰爲陽害也楊子所謂人之性也善惡混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者亦誤認情以爲性也認情以爲性故以爲善惡混也震宮之復謂之天根天之根是性之初也一陽之復而至純陽之乾則性之分盡是天之陽聖人之所扶也巽宮之姤謂之月窟月之窟是情之初也自一陰之姤而至純陰之坤則情之流極是地之陰

聖人之所抑也然陽之始謂之春即吾性之初陽固可謂之春而陰亦可謂之春者率性而爲情則情亦性也而陰亦陽也夏固春之積而秋冬亦未始非春之運於其間矣故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六陰數也三十六者亦六六之而陰數之全也其中有往來之生意焉謂之春是有一陽以暴之而衆陰莫不噓此春也天地之間皆陰也惟日之一陽爲春有此一陽而萬物莫不化而爲春矣人之一身百骸皆陰也惟心之一陽爲春有此一陽而百骸莫

賻亦世卿也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亦世卿也即刺厲王賦板詩者之後也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即南仲之後爲皇父之後若族者與康王時有南宮毛亦仲族也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以爲譏世官非公選也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按此則即刺尹氏賦節南山者與則春秋之尹氏又當即爲幽王之尹氏矣抑亦偶有同字者邪秋祭公來亦謀父後也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是年桓王之二十三年歷平王共七十四年而又當幽王之時刺尹

氏其齒亦已久矣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亦榮公後也春秋歷書之以著祿可世而官不可世官而世之故雖以孔子之聖仕魯僅攝行相事而已賢路之不通至此宜其化而爲戰國而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皆可以相大國而秦遂爲郡縣人遂不復有封建之思耳秦以後天子雖家之而天子之相以下則公之是又一世運而可以通人才之氣者也

廣德薄位尊教長治縣等五學諸生

易之目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作德薄位尊教

力有戡春蟲之股剪秋蟬之翼者有勝一匹雛者有翹關者有負米五斗日中而趨百里者有扛千鈞者有舉歙雲之鼎而色不撓者有舉鼎以力不勝而絕脰以死者力固不可强之以其所不勝也故五岳之重惟地可以載之大地之重惟天之氣可以承之天

之日月星辰之繁麗惟太虛可以周之太虛者大有力者也法象莫大乎天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者代天而首庶物者也故有聖人之德者可以天子有仁人之德者可以三公有大賢之德者可以九卿有中賢之德者可以二十七大夫有小賢之德者可以八十一元士有一行一能者可以中士下士也此天下之至平也賈生曰冠雖敝不以苴履履雖新不加於枕言有不易之分故地之重濁不得不沈天之輕清不得不浮翼則飛脛則走后妃貴主不可以覿面而娼優不得不鬻歌於市也貴賤之則天定之矣而聖人之不天子也至以陪臣而攝相而後世之追論孔子者尚以其爵驕之曰孔子亦嘗爲魯司寇也追論周公者尚以爲宜在蕭何曹參之列而侍於漢唐宋元之主之下也追論文王者尚以爲公侯而非天子而不可以登之三皇五帝三王之座之列也此非人心之大不平乎呂政不韋之授腹子也而可以兼三皇五帝之號以烹三代之諸侯自三王以上之開一代者皆聖人也而自嬴氏始變之矣曹操夏侯氏

之子而曹之孽也託名於參後而以剗帝堯之裔之四百年之統朱温盜之魁其首宜行萬里者也而繼唐而稱梁亦稱太祖高皇帝以方劉季而各以其先人配上帝之食加之於日月星辰之上嗚呼其何德以加日月星辰耶茲不亦僭踰之無等者與故秦之閏也即不可以削其紀然正統當斷自始皇以下莊襄時周雖亡不當以統歸之世固有無統之時不必强歸之一人耳周之亡稱無統幾年可也當以其年附之周紀之末爲周之餘也漢惠之崩而無主當附之惠帝末爲惠帝之餘也不必實之以少主呂氏以亂天下之統也漢平之後當屬之漢紀之末稱無統幾年以其年爲漢之餘也不必附淮陽王也魏已經綱目之改正而晉以下當貶而稱志稱主南北朝之分即南朝不可以方昭烈矣五代當如南北朝之例削其祖宗之號而貶之胡元當又貶豈有犬羊而可以帝目之以加之中國之人之上者彼直中國人之履耳至我朝而天地始又一開闢所謂天下文明者也

廣三風十愆教長治縣等五學諸生

書之目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臣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作三風十愆教

虞夏之際道在皐陶夏商之際道在伊尹商周之際文王周公之外則箕子其選也亦聖人之徒與皐陶陳九德而有三德六德九德之辨是爲善之目也伊尹列三風而巫風之愆二淫風之愆四亂風之愆四

是去惡之目也至箕子之九疇則九德三風括其中矣九德者一剛一柔交濟之義疇之六三德可括之也三風者德之不協於剛柔之義疇之八庶徵可括之也文王之六十四卦而撮其義於時周公之三百八十四爻而撮其位於中則疇之皇極時若皆括之於其中而萬理爲曲至是九德三風者卽易之占凶之義也讀易而皐謨伊訓箕範皆可以爲注脚耳大學之三綱八目又撮易之要而授之訣者耶

廣京師教長治縣五學諸生

詩之目曰惠此京師以綏四方作京師教

白虎德論曰京師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明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春秋傳曰京天子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四方千里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此其說雖詳而不知京師之所自始也篤公劉之詩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此京師之名寔始於公劉之豳也

民勞之詩曰惠此京師者始爲周天子之鎬京矣朱傳曰京高丘也師衆也高山而衆居也愚豳人也其於豳之山川爲詳豳風豳雅豳頌無道及其山川者止有篤公劉之一篇可據以誦其故國之所在考亭之詁此詩葢臆度語予嘗按地絡而詳徵之則敝邑即公劉之所立國於豳之谷之地而朱傳以爲在敝邑者是豳之地有巘有岡有原有隰有泉有澗其土爲原其水入地百尋而爲澗故城邑在澗以依水也郊里在原以宣居也無他山止有石門擢立是所謂

陟則在巘者也所謂于胥斯原復降在原者葢豳地皆廣原惟溥原爲廣平之沃壤當爲敝里之半川耳半川者原隰之間與百泉者諸澗之泉不啻以千百計皇澗者即敝邑所稱唐川者之訛也澗在溥原北澗大故稱皇故人可以夾而居之過澗者即敝邑所稱炭泉者之訛也澗起自溥原自北而西而南側而過其境故稱過澗小故人止可以遡而居之文與可之丹淵集所稱三泉之炭泉是也禹貢雍州原隰底績蔡注云廣平曰原下隰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

此鄭氏曰其地在豳蓋豳之地一原一隰錯隰卽其
澗之田也我大王父之自稱廣牛翁蓋本此南岡者
卽敝邑之所稱翠屏下垂於水口之磯頭者與京卽
敝邑之所謂雞阜也師卽敝邑之澗視皇過爲更大
易曰地中有水師此地中非如孟子之所謂水由地
中行之中也謂入地深也關中土厚而水深至寒門
甘泉以北而後可見秦州豐鎬涇渭之間尚不知其
所以深也故原之井深者或以數百尺此所謂土厚
而水深京山而師水故曰京師之野于京斯依而其

隰可以收流泉之利其原可以行徹田之法度其多
陽者蓋邠州以西自涇以至於汭外者與寧古密須
爲北豳邠古新平永壽古漆縣爲南豳奚以知其建
國不在南北之二豳也諸境無所謂可陟之巘而敝
邑則有石門漢武於此立石闕觀則獨聳峻於甘泉
之左爲豳地之鎮其東則耀之漆沮矣漆縣之漆沮
不可辨而陶復陶穴則豳地固有之然或敝邑之鑿
石爲洞稱官家者與官家者帝王稱也蓋古公之舊
陶穴者蓋言土陶復者蓋言石石可復而穿是爲貴

者之棲與蓋避戎狄之難而爲之非了無室家以等於齊民也聊爲之詁以補白虎通與朱傳之所未旣

廣春王教長治縣等五學諸生

春秋之目曰春王正月桓公元年春正月桓公三年春王正月桓公六年春正月桓公十一年夏五桓公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桓公十有八年春王定公元年作春王教

胡氏以爲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三年不書王者桓公弑君而立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

政而不王也十年又書春王正月十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至十有八年而又書春王正月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耳定公之元年書春王而不書正月者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也桓公之十四年書夏五者傳疑也夏五之筆其義與春王無涉而愚并命以難之此語亦應微爲點出而爲文者了不及非體也

春秋之作以誅亂臣賊子援天道王法以正萬世之天下推其本而正之故皆歸之王之不王王之不王則王之不天也天道之失其常者并書之以正王之不能法天之過故王法天則諸侯法王而爲人臣子無弗法其君者也

廣山出教長治縣等五學諸生

禮記之目曰山出器車作山出教

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注以爲器銀甕丹甑車山車垂鈎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也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璧七十圭七十三皆光色精奇異常玉又張掖栁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類杜詩曰復道諸山得銀甕所謂山出器車者與天地者亘萬古而有之者也人物亦亘萬古而有之者

也五行之用皆不自伏羲以後經聖人之制作而始有之則天地之前有天地天地之前有人物有五行之用故八卦者聖人之所作也石上之八卦又誰作之謂其在未有八卦之前有之與然伏羲不以此石模之也謂聖人之有八卦而地氣應之與地亦不若是之有心也伏羲之八卦雖伏羲作之寔天地之心所自露而伏羲不能作伏羲之心非尋常思慮之心即天地自然之心而伏羲代之者伏羲可以畫八卦而不能畫石上之八卦則八卦者天地之前有之矣

石形之如丹如車者如鳥獸者如人形者如衣冠而立者如僧之髡者是誰匠之是非天地之前有之而茲乃現之與予嘗至泰山之谷矣石有白紋而似蟾者予名之曰玉蟾曰醉白臺有紋隆起如欹叟之倚杖者衣裝儼然具不知其何年乃有此拳石予名之曰欹仙然則山谷者人類之影如鏡之受形與而張公善權諸洞聞其中萬物之形無不徧亦孰爲之故孔子之六經作之者聖人而聖人不知其所以然而五行之推而成世界遂成世界之聖人遂成聖人之

文章而欲以私意行乎其間則非聖人也天地之心不可見見之於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見之於筆吾輩之求天與聖人者求之於自然者近之矣

廣畫前刪後教長治縣等五學諸生

論之目曰畫前刪後作畫前刪後教

昔人謂須信畫前原有易直從刪後爾更無詩謂畫前之有易者以道先天也伏羲之易非伏羲之所作伏羲以前之人之心莫有不易焉徒求之於畫卦執象而滯意知畫前之易而後可以知畫後之易以尊伏羲也謂刪後之無詩者以道後天也刪前之詩不必皆出於聖人之筆而一經聖人之刪而成經刪後之詩未必皆詭於聖人之情而未經聖人之筆則止可

謂之詞章而已矣徒以詩爲詩而不知求聖人之所以刪之心者是知文章而不知性與天道者也不敢以詩爲詩而以聖人之筆爲詩者以尊孔子也故曰庖羲可作三才主孔子當爲萬世師其實人心之詩卽人心之易詩以道性情易以道陰陽在天地爲陰陽而在人爲性情故詩之有比興卽易之有象爻易之妙在水火之相濟而其道在於定乾坤之位詩之妙在夫婦之相宜而其道至於立君臣之義文王者內盡坎離交濟之妙而位胸中之天地外盡男女交愛之經而表世上之君臣善發伏羲之蘊者文王而繼文王之文以殿諸聖人之全者仲尼也則詩二百十一篇可以廣易之六十四卦而其章之數千指則可以廣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卽立著以占之而亦未有不應者也

廣舜巳禹午教長治縣等五學諸生

策之目曰問舜禹當巳午之交如何作舜巳禹午

教潞安一案凡三試之其所訓諸生者葢三十有

四章

皇極經世以舜當一元之巳會之終是乾之上九也

以禹當一元之午會之始是姤之初六也吾不知天

地之氣數的如何而以舜爲天地之心之陽極禹爲

天地之心之陰始則實有至意於其間舜之公天下

是六陽之極也禹之家天下是一陰之初也自經制

未定人類混處之始以至於舜則治之極而自禹以後則漸降湯之放已不如禹之揖遜以得之周之殺又下於放一等矣郁郁之文不如忠質之近古矣降而爲漢唐宋則宋遜唐唐遜漢而至胡元則亂之極也豈非自一陰以推之與是禹之時寔自治而之亂之始也夫禹之道與堯舜爲鴈次其治功亦鴈次然就其會運推之則午雖當中天而寔昏之所自始也五月雖暑於四月而寔寒之所自始也既望之月雖不減於望而寔晦之所自始也詩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正陰陽之交卽以動翟衣褐之思矣故顏子之於孔子則十四日之月也其道則吾見其進在大而入化之際禹之於舜則十六日之月也其德則人疑其衰在帝而降王之間